

正確全面貫徹 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

林 濤 編 寫

湖南人民出版社

書號：(湘)0367(社·政)

正確全面貫徹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

編寫者：林 濤

出版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號)

長沙市書字公莊

印刷者：湖 南 印 刷 廠

長沙市蔡錫中路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湖 南 分 店

開本：787×1092 1/32

1955年7月第1版

印張：1 9/15

1955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數：33,000

印數：1—20,200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比較全面系統地解說了過渡時期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內容包括：黨為什麼要規定過渡時期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為什麼要依靠貧農和怎樣依靠貧農；為什麼要鞏固地團結中農和怎樣團結中農；為什麼要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怎樣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加強黨的領導是貫徹黨的階級政策的根本保證等。並結合本省工作實際，針對農村幹部的思想情況進行了一些分析批判。可供廣大農村幹部學習參考。

目 錄

- 一、黨為什麼要規定過渡時期在農村的階級政策？(1)
- 二、為什麼要依靠貧農？怎樣依靠貧農？(8)
- 三、為什麼必須鞏固地團結中農？怎樣團結中農？(16)
- 四、為什麼要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怎樣限制和逐步
消滅富農經濟？(24)
- 五、必須完整地理解過渡時期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32)
- 六、加強黨的領導是貫徹黨的階級政策的根本保證(39)

一、黨爲什麼要規定過渡時期在 農村的階級政策？

（一）黨爲什麼要規定階級政策？

黨的階級政策對黨的革命事業是最關緊要的。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裏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革命黨是羣衆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真正的敵人。」毛主席在這裏所說的「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就是指黨在革命鬥爭中的階級政策。

因為我們黨是處在分成各個階級的社會中間，我們要在階級鬥爭中取得革命勝利，就必須依靠一定的社會階級力量。由於各個階級的經濟地位不同，他們對革命事業也採取各種不同的態度，因此我們黨就必須從各階級中分清敵、我、友，規定下我們對各個階級應該採取的態度：依靠最革命的階級，團結其他革命的或可能革命的階級，去削弱敵對的階級以至消滅敵對的階級。這就好比打仗，一定要把隊伍擺好，誰是領隊，誰是骨幹力量，誰是後繼力量，誰是可爭取的力量，誰是應該打擊的對手，都應該使自己明明白白，然後把握這一政策、這一路綫去進行革命。如果在革命運動革命工作中，沒有階級政策或階級路綫，那就等於端起槍，不分敵我友，瞎七瞎八亂打一氣，革命就必然會要失敗。

如果我們在各樣實際工作中，不堅決貫徹黨的階級政策，不

去認真依靠應該依靠的力量，團結應該團結的力量，甚至敵我友不分，把敵人當做朋友，或把朋友當作敵人，工作就一定作不好，甚至會犯嚴重的錯誤。所以黨的階級政策是黨的一切革命政策和措施的出發點，是實現黨的一切革命任務的根本保證。

過去，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是很多的。遠的不說，讓我們回想一下改革土地制度的運動吧，地主依靠封建的土地制度來奴役和剝削農民，算歷史，已經有兩三千年，但是我們卻在一兩個冬天裏就把它全部打倒了，這是因為什麼？不正是因為我們在運動中，堅決貫徹了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消滅地主階級這一系統的階級政策麼？改革土地制度中，有些地區為什麼走了彎路？為什麼有的地方被壞分子掌了權，各樣工作都執行不開？不正是因為這些地區在運動中沒有很好地貫徹階級政策，沒有很好地依靠貧雇農和團結中農，沒有很好地中立富農和有步驟地消滅地主階級麼？

因此，我們如果想在實際工作中少犯錯誤和不犯錯誤，就一定要認真學習黨的階級政策，堅決貫徹黨的階級政策。

（二）黨為什麼要規定過渡時期在農村的階級政策？

完成改革土地制度以後，黨在農村的根本任務，就是要逐步完成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只有積極、穩步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促進農業生產的大發展，有效地支援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為了完成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必須經過合作化的道路，把分散的、落後的、個體的小農經濟逐步改造成先進的社會主義經濟，就必須從

限制富農剝削到最後消滅富農剝削。這是一場改變所有制的嚴重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極其深刻廣泛、牽動一切、影響一切的革命任務，是比起土地制度改革來還要更加艱鉅、更加複雜、更加嚴重的革命任務。為了實現這一任務，保證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勝利，就必須要有正確的階級政策作指針，這個正確的階級政策，就是黨所指出的：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的政策。

有的同志說：「大陸已經統一，土地改革已經完成，反革命分子已經多次鎮壓過，現在農村中已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這是不對的。應該曉得：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中，還被蔣介石所竊據的台灣也有待我們去解放。只要帝國主義的包圍還存在，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賣國集團就會繼續派遣暗害者、間諜、特務到我國大陸上來進行各種破壞。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陸上已被打倒的階級也決不會甘心於自己的死亡，將被消滅的階級也決不會沒有反抗，他們中的堅決反革命分子還會同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相勾結，利用每一個機會來破壞我們黨和人民的事業，企圖使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歸於失敗，使反動統治在中國復辟。這已不是什麼估計，而是已一再被鐵的事實所證明了。一九五四年春某些地區在糧食問題上的緊張，雖與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部分農民覺悟不高有關，但事後查明，這些糧食騷動幾乎沒有一件不是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在操縱着。近幾年來，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所發現的反革命分子和階級敵對分子的破壞花樣也很多。他們有的是到處散播「共同上升就是拉平」、「社員打下糧食都要歸公」之類的謠言，使農民誤解黨和政府的政

策；或者在中農社員和貧農社員之間，在有勞力社員和無勞力社員之間，設法挑起互相猜疑和不睦；或者把社內某些缺點誇大，使社員懷疑社的領導，對辦社前途失去信心。有的則暗中破壞和盜竊社內財產，謀殺幹部和積極分子，製造混亂和恐怖，想以此嚇退農民。有的還偽裝積極，利用合作社大發展的機會，混入社內，竊取社的領導權，有計劃地從社內來破壞社。事實既然如此，因此說「農村已沒有什麼階級鬥爭」，這是完全錯誤的。

有的同志雖也承認今天的農村仍有階級鬥爭，但他們却以為已被打倒和將被消滅的階級的人數都很少，他們中堅決反革命的分子更少，「幾個跳蚤拱不起一牀被窩」，用不着過分提防警惕了。這種想法也同樣是錯誤的。第一、必須懂得「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的道理。修建一條千里金堤和一座高大的廠房是需要成千成萬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的，但破壞它們却只要一兩個人和一兩包炸藥就可以，有的機器甚至用一兩個螺絲釘也可以破壞。我們應該記得一九五一年的零陵大火災，就是由少數幾個反革命分子製造出來的。第二，作為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敵人的富農階級，他們人數雖不多，但他們的思想影響却極廣泛。富農是農村資本主義舊道路的方向，他們有廣大的私有制作基礎，比較和農民接近，又表現得善於經營。這就使得那些至今還在私有制下生活、還不熟悉社會主義新道路的農民（主要是中農），很容易被他們所迷惑和吸引，不自覺地同情和羨慕他們的生活。富農在和我們作鬥爭中，也是竭力爭取這些農民，把他們拉到自己方面來。如果農民羣衆在思想上真的當了富農的俘虜，那是一定不會有什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

同時，還應該指出：這些想法，階級敵人是非常歡迎的。因為

有了這些想法，就一定不會有什麼革命警惕性，不會堅決貫徹黨在過渡時期農村的階級政策，從而敵人也就極易進行破壞和反攻了。

為什麼這些同志會有這種錯誤的思想呢？主要原因是兩個：一是對當前農村的階級情況缺乏調查研究，弄不清農村中的敵我友，因此才對客觀存在並且越來越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有些熟視無睹，並錯誤地以為現在已太平無事，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一是沒有認真鑽研理論和政策，因此才不了解黨的一切政策都是有階級性的，不了解黨的一切理想和方針、計劃都需要依靠和團結一定階級的力量，去粉碎敵對階級的反抗，才能獲得實現的。為了端正這些錯誤思想，為了更好地推進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我們必須充分發揚毛主席所一貫提倡的調查研究各階級情況的優良傳統，必須認真鑽研黨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黨在過渡時期農村的階級政策。

（三）黨的階級政策會不會改變？

黨的階級政策是不輕易改變的，但也不是永不改變。比方說，今天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就與改革土地制度時的階級政策不完全相同。

為什麼會有這種改變？這是因為黨在農村中的革命鬥爭任務已發生了變化，因為農村中各階級和階層對革命的態度已發生了變化。

湖南解放較晚，湖南的土地制度改革運動是在過渡時期進行的。但從它的革命性質來說，則仍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運動。它的根本目的是把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變成

農民的土地私有制。在這一運動中，沒有或很少土地的貧雇農，堅決要求開展這一運動，並積極參加這一運動，佔有一定土地的中農，雖不如貧雇農那樣堅決，但也願意擁護，所以我們在運動中，就可能而且必須堅決依靠貧雇農和鞏固地團結中農。佔有較多土地的富農是不願改革土地制度的，但由於全國大陸已解放，天下大局已定，它已有被中立的可能，加上當時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及早恢復和發展生產，因此我們在改革土地制度運動中實行了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以便把富農中立起來，並更好地保護中農，除去農民在發展生產上某些不必要的顧慮。佔有更多土地的地主階級，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的代表者，我們要消滅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實質上就是消滅地主階級，所以在運動中，就必須打倒地主，及時粉碎地主階級的任何反抗和破壞。

土地制度改革完成後，我們的農村則完全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即進入對農業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由於革命性質的改變，農村各階級和階層對革命的態度也隨之而改變。這時，堅決擁護我們黨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是貧農；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雖完全符合於中農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但由於中農，目前不參加還可以過得去，同時對社會主義的道路又不大熟悉，有的中農還對資本主義的道路有點留戀，因此，他們往往對黨的政策抱着觀望懷疑的態度，對社會主義改造缺乏堅定的信心，並有動搖性；富農則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因為社會主義改造最後要徹底消滅私有和剝削制度，消滅資本主義。特別是自一九五三年冬季在農村中宣傳了總任務、實行了糧食統購統銷並大規模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以來，貧農、中農和富農的政治態

度更表現得明顯。這一時期，貧農已越來越興奮，積極擁護社會主義；中農則一天天傾向於社會主義；而富農則表示反對，消極抵抗以至從各方面破壞社會主義改造。因此，我們要逐步完成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支持國家工業化，順利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就必須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的階級政策。

由此可見，黨的階級政策雖會改變，但也決不輕易改變。到底要不要改變，這是完全由各個時期的革命鬥爭任務和各個階級、階層對這一鬥爭任務的態度來決定的。革命鬥爭任務變了，各個階級、階層的政治態度變了，黨的政策就會變，而且應該變；不然，就不會變，而且不應該變。

有些同志由於對這一黨的階級政策的改變缺乏正確的了解，因此就不敢公開駁斥敵人所製造的「土改改地主，今天改富農、將來改中農」的謠言。這是很不應該的。不駁斥這種謠言，就會助長中農的游離傾向，就會使工農聯盟受到損害，就會使黨的全盤工作陷於被動。這種謠言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我們黨對待勞動人民（包括中農在內）的政策與對待剝削階級的政策是絕不相同的，對待勞動人民，我們一貫都是採用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許採用對待剝削者的辦法來對待他們。同時，我們黨團結中農的政策也是堅定不移的，只要中農這一階層存在一天，我們都會鞏固地團結他們，而且不許任何人侵犯他們。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隨着互助合作運動的向前發展，今天由個體經濟所組成的農村，在將來變成由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社所組成的農村以後，今天的貧農和中農還會一起變成新式的集體農民，即社會主義的光榮的公民。互助合作的道路，正是貧中農鞏固聯盟走向社會

主義的光明道路。這些道理，每個幹部都應弄清楚，並應向羣衆說清楚。

二、爲什麼要依靠貧農？怎樣

依靠貧農？

（一）爲什麼要依靠貧農？

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大約佔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他們是黨和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是工人階級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軍，是中國人民革命隊伍的主力軍。過去，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貧農（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前的雇農）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曾經站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前綫，在革命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勞。現在，在社會主義改造即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貧農由於過去受地主、資本家的剝削特別慘痛，對小農經濟的痛苦感受得特別深刻，加上近幾年來，他們已看到現有的互助合作組織的確能夠合理解決自己耕牛、農具等不足的困難，能夠保證參加互助合作組織的貧農和中農都能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所以他們對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走合作化道路的要求是最迫切的，對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的鬥爭也是最堅決的。正因為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佔農村人口的大多數，又是積極支持社會主義的力量，所以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鬥爭中，我們必須堅決地依靠他們。

有的同志說：「現在的貧農，大都是懶漢、二流子和孤寡老弱，不能依靠。」這是不合事實的。據調查，我省土地制度改革後

沒有上升為新中農的貧農，一般仍佔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沒有上升的原因，一般都不是由於他們偷懶或浪費，而是由於家底薄、勞力缺或遭受意外災害的結果，歸根到底，是由於小農經濟經不起風吹雨打。他們的耕作情況雖然較差，但也不是由於他們存心偷懶，而是常與他們生產、生活上的困難分不開的。要知道，一個生活困難很多的人是很難專心生產的，一個缺乏耕牛、農具的人也是很難進行精耕細作的。因此，把他們一律看作懶漢、二流子是沒有根據的。再說，孤寡老弱也只是極少數。貧農既然在生產、生活上的困難比較多，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呢？正確的態度應該是關心他們，幫助他們，培養他們，更加重視依靠他們。如果瞧不起他們，不理睬他們，甚至打擊他們，就等於眼望着他們或推着他們又走上窮困破產的道路，而不是引導他們走共同富裕、共同上升的社會主義道路了。

有的同志說：「對貧農是應該關心和幫助的，但不能把他們吸收到互助合作組織中來。因為貧農的田地很瘦，耕牛又少，農具也不齊全，吸收到互助合作組織中來，就會妨礙顯示互助合作組織的優越性。」這種想法也非常錯誤。我們要開展互助合作運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為了消滅貧困和剝削，讓全體勞動農民都富裕起來。不讓貧農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就違反了我們引導農民組織起來的目的。說他們參加了農業社和互助組就顯示不出社、組的優越性，更毫無道理。農業社和互助組的增產，固然需要比較好的田地、耕牛和較齊全的農具，但主要還是靠人的勞動，只有發揮了集體勞動的力量，土地經過加工、精耕細作，才能保證農業社和互助組增加生產、增加收入。貧農一般有較多的勞動力，中農有較多的耕牛、農具，正是貧農中農合作起來，才能顯

示互助合作組織的優越性。貧農的田地瘦，耕作時要多花人工和肥料，這是事實；但只要肯花人工和肥料，這些田地的增產潛力也就更大，因之不利條件也就變成有利條件了。更重要的是貧農由於他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經驗，使得他對互助合作最積極，搞好互助合作組織的決心也最大，只有他們參加了互助合作組織，才是有了堅強可靠的主力軍，才能發揮他們互助合作積極性去主動地和中農團結起來，搞好生產，不斷鞏固和提高互助合作組織，進一步顯示優越性。

有的同志說：「貧農文化低，本領差，又誤不起工，想依靠也依靠不了。」這種想法不僅不對頭，而且還很有害。我們其所以強調依靠貧農，這是因為在兩條道路鬥爭中，貧農從本身的經濟利益出發，是更傾向於社會主義的。他們對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要求最堅決，是走合作化道路的「帶頭人」，是我黨在農村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支柱。如果搞社會主義選擇依靠力量，不是以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態度是否堅決作標準，而是以有無「文化」和「本領」作標準，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把那些所謂既有「文化」又有「本領」的搖擺不定的力量、甚至是敵對的力量作為依靠，這樣就很難搞好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甚至還會出現地主、富農復辟的危險。目前農村中有些基層組織由於貧農沒佔優勢，社會主義的空氣就很稀薄，即充分證明這點。當然，搞社會主義是要有文化和本領的，但這是可以學會的。目前，貧農在這方面較差，這是因為他們在舊社會裏受的壓迫最重，沒有機會學習。今後只要我們熱情地耐心地幫助和教育他們，他們是一定可以學會文化、學會本領的。我們廣大工農出身幹部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證明。至於說他們「誤不起工」，那主要是由

於他們生產、生活上的困難較多，只要我們幫助他們合理解決這些困難，他們當然同樣可以出來為大家辦事。

有的同志說：「講依靠貧農，將會嚇退中農。」這也缺乏根據。決定一個階級和階層的政治態度，不是別的，而是這個階級和階層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任何甜言蜜語在這方面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有利於中農的，所以中農也傾向於社會主義。但由於他們的生產資料較多，私有觀念較重，有自發趨勢，所以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有動搖性的。只有當他們親眼看到合作化有利於己而又是大勢所趨時，他們才會踴躍參加。因此，為了鞏固地團結中農，就必須首先堅決依靠貧農。

總之，過渡時期黨在農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堅決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只有緊緊地依靠了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才能更有效地團結中農，孤立富農、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完成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任何違反這一政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極其錯誤和極其有害的，是決不容許的。

（二）為什麼依靠貧農必須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

我省改革土地制度以後，原來的貧農，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和幫助下，通過互助合作的道路，現已上升為新中農的是很多的。據調查，他們大約要佔到原來貧農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我們其所以仍把他們看作貧農，當作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依靠力量，這同樣也是根據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來決定的。在經濟上，他們雖已接近中農，但他們所佔有的生活資料一般仍比中農少些，生產資料更少，他們的「中農地位」還很不穩固，

在生產、生活上還存在若干困難，他們的經濟地位是需要合作的，是迫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在政治上，黨和他們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他們和現有貧農都堅決擁護黨和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合作化運動，因為他們的經濟上升，是與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和幫助分不開的，與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進展分不開的，特別是與土地制度改革運動和合作化運動分不開的。因此，「依靠貧農」必須包括全部從貧農上升起來的新中農在內。

有的同志說：「新中農的經濟地位有了變化，他們之中有些人的私有觀念和自發趨向也有所增長，而且也容易受到城鄉資本主義的影響，所以不能依靠他們。」這種看法是非常片面的。新中農在經濟上比貧農好一些，在經濟利害關係上同老中農差不多，因此，在互助合作組織中處理與新中農具體利益有關的問題時，應注意貫徹自願、互利政策，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新中農經濟上升的道路與老中農畢竟不同，他們首先是由於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得到了很大利益，土地制度改革後，他們又是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和幫助下，通過互助合作道路逐步上升起來的。廣大新中農對這一點也體會得很深刻，我們可以經常聽到他們說：「吃水莫忘掘井人，翻身莫忘共產黨。」「聽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話沒有錯。」他們一直是農村中的積極分子或骨幹分子。近年來黨在農村中各種社會主義措施的貫徹，也證明他們是完全可以依靠的。黨過去既然依靠了他們，今天自然還是應該依靠他們。當然，由於他們經濟地位的變化，他們是比較容易受到富農思想的影響的。因此，我們又必須特別注意依靠現有貧農，並對新中農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只要我們注意依靠了現有貧農，又注

意加強教育了新中農，提高了新中農的社會主義覺悟，新中農就會堅決跟着黨走。一九五三年糧食統購統銷運動中，平江縣一位名叫向占梅的新中農的思想轉變，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有些同志說：「既然新中農是屬於貧農階層，那麼，依靠了新中農就夠了，用不着依靠現有貧農了。」因此他們滿足於依靠新中農，却忽視依靠現有貧農。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我們說依靠貧農，這是依靠整個貧農階層，即要依靠現有貧農和新中農，而決不是僅依靠其中一部分或是少數人。現有貧農和新中農雖同樣擁護社會主義，但由於現有貧農生產、生活比新中農困難，他們從本身經濟利益出發，對走合作化道路、對社會主義一切措施（如糧食統購統銷），也就比新中農表現得更為堅決、更為積極。因此，在貫徹階級政策「依靠貧農」時，必須更好地依靠現在的貧農。

最後，還應指出：在原有貧農階層中，有極少數已經上升為帶有嚴重剝削行為的富裕中農、特別是新式富農，也是難於依靠的。因為他們既用剝削方法使自己上升了，目前又主要依靠剝削為生，他們的富農思想影響也就較深。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不會保護他的剝削生活，還要反對他的剝削，這就會和他目前的個人利益直接發生矛盾，因此要依靠他們搞社會主義是不行的。

（三）怎樣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

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是必須依靠而且也可以依靠的，但是，要使這種依靠成為現實，却仍需要我們對貧農進行一系列的艱苦的具體工作。這些工作，最少也應有這樣幾項：